

戴南山集

下冊

慈金煥梅小說閑白水蘭斷燕平飛楊羅十五正新二彭薛薛今濟慈昭飛
 雲台月夢英秀鴻曼殊通虎虎德紅丁仁古公活剛仙
 平再豔雄佳雁說妖龍家掃平平江樓觀初二三反和豹
 才陽園
 國傳體史傳唐話丹緣夢記集傳傳將北樓南西南夢梅安西東集集唐番圖

所版
有權

版再月七年四二

點標式新

集山南戴

冊二裝津

角五元一價定

願信夏者點標
 忙太朱者閱校
 社應供書圖遠大者版出
 口路涇泗路南河所發批

！竭誠歡迎
 惠顧，如荷
 善。如荷
 臻供應完
 迅速，益
 力圖檢配
 涇路口。
 河南路泗
 批發所於
 另闢本社
 展營業，
 訂購日衆
 茲爲發
 者嘉許，
 局經售。
 託廣益書
 書籍，原
 各種標點
 本社出版

傳

一壺先生傳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間。愛勞山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踪跡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歎歎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即墨黃生、萊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

——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乘馬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深溪，一人獨行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先生踪跡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所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氣惛恍，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死。

贊曰：一壺先生，其殆補鍋匠、雪庵和尚之流亞歟？吾聞其雖行遁，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其氣猶壯也。久之，忽悲憤死，一瞑而逝，世不視其故何哉？李生曰：「先生卒時，年已垂七十。」

畫網巾先生傳

順治二年，既定江東南，而明唐王卽皇帝位於福州。其泉國公鄭芝龍，陰受大清督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備，七閩皆沒。而新令薙髮更衣冠，不從者死。於是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先生者，

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攜僕二人，皆仍明時衣冠，匿跡於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於外。而光澤守將吳鎮，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命去其網巾，留於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櫛盥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卽死，豈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於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日洪國玉、日曹大鎬、日李安民。）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得仁既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號曰恢復，衆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於邵武之禾坪，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陣俘，獻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視其所畫網巾，斑斑然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泰寧，從檻軍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網巾，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偏強死，何益？且夫改制易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於網巾且不忍去，况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羣卒前摔之，二僕瞑目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耶？顧死亦有體，當辭吾主人而死耳！」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事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效，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負義者，故恥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擲於地，復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汝。」遂被

戮於秦寧之杉津。秦寧諸生謝韓，葬其骨於郭外杉窩山，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歲時上塚，致祭不輟。當四營之既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逃略盡，而敗將有願降者，率兵受招撫於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伸頸謂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而且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能俯首事降將，寧死汝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背，抽刃相擬，曰：「不殺我者，今當殺汝！」其伍乃揮淚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傳鼎銓，先後被獲不屈死，張自盛曹大鎬等，後就縛於瀘溪山中。

贊曰：自古守節之士，不肯以姓字落人間者，始於明永樂之世。當是時，一夫守義，而禍及九族，故多匿跡而死，以全其宗黨。迨崇禎甲申而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有使弔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惜也？夫如畫網巾先生，事甚奇，聞當時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生舜也。」——至其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於附會，故不著於篇。

寶成傳

寶成者，蜀人也。崇禎中，陝西盜起，自瀘池渡河，奔突江淮，汝洛湘湖之間。當是時，成仗劍從軍，爲小卒，無所知名。崇禎八年，流賊陷中都，圍桐城不下。桐爲四通之道，賊往來豫楚，濠泗必由桐。安慶巡撫遣其將廖應登領兵三千人戍桐城，成與焉。成多髯，軍中稱曰「寶髯」。爲人好義，喜飲酒。其戍桐也，縣中百姓多喜與之游。歲壬午冬，成從應登往白巡撫，史可法於廬州，至舒城，解鞍休馬，遇張獻忠兵，皆被縛。當是時，江北諸郡縣皆屠滅，獨桐城屢圍不能破。至是，賊攻益急，縣中設守嚴，出奇計擊賊，賊多死。賊計無所出，乃挾應登誘降其部卒，因遣成至城下，獻忠使二賊隨之。成仰呼城上守兵曰：「我寶成也，賊使我招降若等，——若等宜堅守。今賊計窮矣，若等努力無懈，且速請兵來援我死矣，我死以活若等及縣人……」二賊怒，拔刀刺之，成至死猶大呼不絕。賊凡攻

圍且數十日，縣中洶洶，謂城旦夕且破，莫知所爲。及聞成語，士卒皆起，人人具香焚之，煙縷起屬天，相與望城下流涕而拜，因守益力，使人間道請救於總兵黃得功，得功引兵來救，賊大敗走楚。縣人立祠於城內西山之麓，祀之。成死之日，是爲歲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順登既陷，賊殺之沙河，其三千人屬於孫羅二將，仰食民間，已而城內食匱，剽掠郊野，大兵至，悉散去，執兩將至江寧殺之。

贊曰：余嘗至寶公祠，拜其像，慨然流涕者久之。嗚呼！賊蹂躪遍天下，而吾縣以孤城懸寄，猶得父子兄弟相保也。——烏可忘其所自耶？當此之時，建牙大吏，其不爲賊用者少矣。國家之敗亡，庸獨羣盜之罪乎？殺身成仁，得之戍卒，可敬也，夫可悲也夫。

吳文煒傳

吳文煒，字山帶，廣東南海人。爲人樸茂篤行，與人交有至性，於書無所不讀，而亦能詩善畫。時時行吟道中，其有所得——名章雋句——卽爲人誦之，解衣磅礴，旁若無人。其於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凝神諦視，舉筆貌之，洪纖畢肖。其所親者持去，無所惜，而有力者往往以金帛購之，不能得也。少爲諸生，不屑意進取，嘗續書，輒慕江浦劉岩、桐城戴名世、長州汪份、德州孫勳臨、晉謝陳常之爲文也。康熙癸酉，陳常以檢討爲廣東主考，其友勸之曰：「君固無志於進取，然檢討固君所誦法者，今爲主考，君出試，宜得遊其門下，以慰疇昔之願，不亦可乎？」文煒曰：諾。遂出試，果舉第三。而先是檢討鄉舉亦第三，蓋檢討以己之科名處文煒，其愛之如此。廣東有名士曰陳恭尹，屈大均，皆持高節，不妄交遊，而獨時時與文煒相過從，不厭。大興人薄有德，負氣好交遊，嘗識文煒於場屋中，卽延文煒主其家，遍贊之賓客。歲甲戌，下第南歸。越二年，廣東巡撫高中丞使其子入都應試，聘請文煒與之俱行。文煒不獲辭，然再入京師，非其志也。是時檢討已請告還家，而文煒仍主有德。頃之，疾大作，就醫於行唐，知行

唐縣劉某爲文煒故人。已而不得志於行唐，辭入京師，次定州，遇有德家人，以函來，發函視之，則參藥也。文煒歎曰：「我友不忘我也！然命已止此矣！將奈何？」行至良鄉，卒於軍中。將死，告其僕曰：「身後之事，有高公子及薄君在，汝勿憂。」於是公子爲具棺，而有德親視殯殮，復相與謀歸其櫬，而彫刻其詩文以行於世。

贊曰：歲甲戌五月，余與二三友人遊於虎丘之上，適吳君過此，持刺來謁，僂然行也。余輩與之飲酒，問以粵東山川人物，吳君爲土音，余輩多不能解。已而畫一扇贈余而去。余聞其死，甚悲之。又聞陳屈兩先生或病且死，以不得見其所著書爲恨，無錫王完趙曰：「兩家之書，吾當爲君致之。」（王完趙者，吳君之友也。）且曰：吳君客死良苦，然得吾子爲之傳，死且不朽矣。因書其行狀示余，而吾稍採次其語云。

唐允隆傳

唐允隆，字吉人，宣城人也。爲人倜儻負氣，少爲諸生，有文名。吳甘來、周宗建，皆前輩達尊，負海內重望，一見允隆，皆器重之。允隆家故饒於貲，而好施，屢散金數千不顧。性剛直，好議論人物，一無所諱忌。以故羣小側目，輒爲中傷，往往危而獲免。生平排難解紛，拯人於危者，不可勝數也。常以事至姑熟，姑熟有富人被誣，官吏利其財，將謀繫之獄。允隆聞之，拂袖起，詣富人曰：「吾義不忍視若冤。」富人付允隆金數百，允隆爲營救之事，竟解，悉還其金。富人出金謝允隆，允隆不受，疾馳去。同邑子魏某被誣繫蕪湖營鎮，將梁化鳳素善允隆，允隆爲言於化鳳而釋之。及允隆卒，魏某朔望必呼其家人曰：「唐先生活我。」相與集允隆祠拜之。歲乙酉，大兵渡江，總兵方國安自蕪湖遁入浙江，取道宣城。兵不戢，所在皆設守與抗。將至允隆里，里人且欲禦之，允隆曰：「若是禍且不測。」乃具壺觴，殺羊豕，往迎謝過。其部將大喜，令軍中曰：「過唐秀才里，敢掠者斬！」於是軍肅然，去之他里。他里與抗者，皆遭殺掠。里人始曰：「微存齋，吾儕其不免乎？」（存齋，允隆別號也。）當是時，盜賊蜂起，丹陽湖尤

爲盜藪。（丹陽湖與允隆里鄰。）上官下教居人於湖濱築樓守望，工程嚴迫，費且不貲。人皆避去，允隆獨慨然任之，不費官帑及民錢，刻日而板築就。歲丙辰，丹陽湖盜又竊發，官兵先後至湖濱，居人驚馳欲散去。允隆遍歷諸營，結其將領，供糗糧無缺。居人卒賴以安堵。先是歲丙戌，以收債至建平望墅，值歲饑且疫，允隆視其貧乏者周之，不能償者爲焚券二百餘紙。允隆少嘗從休寧金聲遊，明亡，聲以少司馬起義兵死。允隆仇家告允隆實聲黨，被逮至安慶，僅而不死。嗣後屢被奸人連誣，家遂毀而氣不爲衰止。於朋友親故時以行誼相切責，往往擗張面發赤。久之，人諒其無他，雖仇家亦多爲感化。里中有爭訟，必質允隆，片言立斷，無不心折者。族人有相仇害，允隆出己橐金爲排解，爭遂以息。從兄犯法，破其產並累允隆，產且盡，贓未盡輸，有司知其故，謂允隆曰：「吾聞若頗有債未收者，盡列名以聞，爲追而代償之，不亦可乎？」允隆對曰：「一生已得禍，而又以禍他人，所不忍也。」卒自稱貸輸之，有司皆嘆異焉。年七十有二卒。先是允隆預知死日及期，異香滿室，端坐而逝。

贊曰：宣城之唐氏世爲著姓，存齋先生才氣實有過人者，而遭時不偶，坎坷終身，豈不惜哉！其曾孫名世，嘗從余遊，今年冬貽書於余曰：「願有言也。」余是以論著之。

岳薦傳

岳薦字西來，其先山西人，賈於淮安，因家焉，遂爲山陽人。山陽人無知薦者，獨進士劉昌言與之善。薦少爲諸生，讀書於諸子百家，無不貫穿，而篤信宋儒，沉潛反覆，一以程朱爲師法。其學務體認天理，而踐履篤實，闇然自晦，不求人知。平日晏安危坐，如對神明，雖盛暑未嘗袒裸，與物無競，寡言笑。然與論天下事變，考古今是非成敗，娓娓不倦，悉能中其肯綮。當崇禎之末，天下多事，傷亂憂國，往往義形於色。歲壬午，當鄉舉之期，郡守拔薦文第一，乃督學使者至淮安，而適聞流賊破鳳陽，祖陵被燬，薦大哭不就試。郡守敦迫數四，卒不應。踰二年，京師陷，遂

棄諸生，奉其親隱居不出。（是時年甫二十餘。）薦家故貧；父性豪邁，不事家人生產。薦曲爲承順，凡所欲爲，竭力副之。用是貧日甚，食或雜糠粃，而養親者未嘗稍缺。及父母相繼歿，哀毀幾絕。自是以羸病終其身。薦有庶弟甫生，而其母死，適薦產女，命婦棄其女而乳弟。弟患瘍，日夜啼不止，夫婦更抱撫之，遂俱染瘍毒，而弟亦竟殤。劉昌言既善薦，命二子從之遊，後皆成進士。時俗師弟子相授受，惟以舉業文字，獨薦教二子以程朱之學。後二子學行俱高，人以爲不愧其師云。康熙丁未，昌言官廣西之岑溪，欲邀薦與偕行，而岑溪遠且僻，多瘴，又近洞獠，從行者皆憚不敢往。薦曰：「人生賦命於天，豈必瘴鄉能死人哉？」遂行。至則周視城垣，有頽缺處，勸昌言修築之，以備不虞。且請於上官，練兵三千人城守。始民皆謂爲不便，未越月，鄰盜數千人，夜薄城將登，兵以烏鎗斃其二，人遂驚散。平旦視其處，卽薦所指示修築者也。明年病卒於岑溪官署，年五十有一。昌言經紀其喪以歸。薦無子，後昌言之子爲薦選宗人子爲後，復買田宅，以利其嗣人，使世世奉祀云。先是薦所作文章詩歌，往往自焚其稿。劉氏二子請存之，薦曰：「人願力行如何耳！區區文藝，非儒者事也。」以故詩文皆無傳。

贊曰：西來先生，行誼醇備，而惻惻無華，其得力於宋儒者深矣。吾嘗聞其言有曰：「聖賢之學，體用渾淪，皆天理也。世謂管晏有用而無體，佛老有體而無用者，不知聖賢之體用者也。佛老自有其體，未可謂得聖賢之體；管晏自有其用，未可謂合聖賢之用。」其言豈不有旨哉？劉文起先生，西來之高第弟子，而岑溪君之長子也。每爲余稱先生之學，而請爲文以表章之。嗚呼！觀於劉氏一門之於西來，朋友師弟之情，死生終始之義，備矣。是豈不可以風末俗哉？

朱銘德傳

朱銘德者，吳江諸生，好讀書，有大節。明崇禎十七年春三月十九日，流賊陷京師，烈皇帝自縊於萬歲山。銘聽

聞之號慟幾絕。自是每歲三月十九日，陳俎豆於野，望祭思陵，哭盡哀而反。蓋年二十餘至卒時，凡歷數十年，怨慕如一日。當鼎革之始，下令薙髮，變衣冠，銘德不忍薙，乃剪其髮使短。（髮長更剪之）凡衣冠不改，匿跡於山澤之間，窮餓自守，不以姓名示人。康熙初，烏程朱氏有明史之役，引述舊文語，而觸忌諱，坐死者數千人。銘德亦與分纂，而卷不列姓名，以故獨得免。自明之亡，東南舊臣多義不仕宦，而其家子弟仍習舉業，取科第，多不以爲非。銘德獨使其子孫爲農工自給，僅以一孫讀書，而不應有司之試。——孫亦徺狂罵世。銘德七十餘卒。未卒前數日，每薄暮輒衣冠揖讓於庭，若與人爲酬對者。其孫窺之不敢問。（孫卽徺狂罵世者也）踰數日，告其孫曰：「有人召我，吾今修史去矣。」遂正襟危坐而逝。孫亦尋卒。銘德於書無所不讀，丹鉛滿篋笥，其所著詩文亦多。卒後皆零落無一存者。——吳門姜邵湘云。

贊曰：朱先生身爲遺民，而能免於刑戮，要不失爲中庸之道。跡其哭祭舊君，終身哀毀，其志豈不可悲哉！嗚呼！自明之亡，江浙閩廣間（深山大澤）如先生輩者亦不少，而湮沒無聞於世者多矣。安得各郡縣如姜君者，若而人，爲之徧加搜訪，而盡使得見之於吾文也哉？

楊劉二王合傳

楊畏知，字介夫，陝西臨潼人。劉廷傑，字霞起，福建上杭人。而王運開，運宏，所請「夾江二王兄弟」者也。崇禎庚午，畏知舉於鄉。庚辰召試，授戶部主事，累遷洱海道副使。廷傑以貢士通判永昌，——皆滇屬云。當是時，永昌推官爲王運開。運開以進士起家，而其弟曰運宏，崇禎壬午舉人也。運宏以蜀亂，亦攜其家從兄居永昌。崇禎中，陝西羣盜起，天下大亂，而滇以僻遠得脫，承平且三百年，其富麗擬於中原矣。默公世守滇南十餘傳而至沐天波。天波自年少，政出多門，諸土司時時欲叛。——天波不知也。乙酉秋七月，吳必奎反。冬十二月朔，沙定州反，襲

破滇，天波走楚雄。明年，沙定州自將兵圍天波於楚雄。當是時，洱海道楊畏知駐楚雄，永昌推官王運開亦適以他事至，相與嬰城守，定州不能破。而使其將李曰芳攻大理，王朔攻蒙化，皆陷之。天波懼，又走永昌。明年，張獻忠死於蜀，其平東將軍孫可望、安西將軍李定國，率其餘黨收潰卒，由蜀入貴州，聞滇亂，遂引兵襲滇，破之。沙定州敗走。明年，孫可望西略地，且及楚雄。畏知奮曰：「可望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乎？」率兵千餘人迎戰於絲豐縣之啟明橋，兵敗，自投水中。可望素聞畏知名，使人救之，再三說畏知使降。畏知不肯，痛哭求死，甚哀。可望曰：「公無自苦，公志在尊明，吾亦且歸正，與復明室。公盡留此身，與吾濟大事，奈何死也？」可望因折箭爲誓。畏知乃喜曰：「爾旣與吾翼輔王室，則自今請勿殺人，勿焚廬舍，勿淫人子女。」可望遂下令軍中如其言。以故迤西諸郡雖不守，而皆無屠殺淫掠之慘者。畏知之力也。可望尋至大理，使人招天波於永昌。天波欲降，索諸司印與俱。而是時通判劉廷傑署郡守，推官王運開署參議，兩人正色告天波曰：「吾曹之官，得權攝也，其印何敢與公爭？然印在吾而與公以降賊，是吾兩人亦降賊矣。吾兩人受先帝命守此土，自分死久矣，豈能復向賊求活？且吾兩人書生，猶義不爲賊屈。公世臣，奈何賊未至輒降他日？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惟公之所爲。」天波不能答，而陰告永昌人曰：「不降城且屠。」永昌人洵洵，兩人因悉遣其家人西走騰越。運開謂其弟曰：「爾未仕，義不可死，其將吾妻妾俱西，勿令此輩在，徒亂人意耳。」衆日集參議門，哭且嘩曰：「明公固效死，奈滿城生靈何？」參議慰之使退，乃又趨府署，譁如前。廷傑從容坐堂上，召之曰：「來，吾語汝逆賊詭譎，他州縣之降而屠者多矣，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衆或前曰：「人誰不畏死？」廷傑笑曰：「汝以吾爲畏死耶？吾欲死久矣。」乃命取卮酒，開篋投醢，且將飲，衆大驚皆走。一夕，運開過廷傑相與語，臨別，運開舉手曰：「吾熟思之，惟此一路宜走也。」廷傑曰：「諾。衆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曰：『兩人走，我輩生矣！』」旦日，集參議門視之，而見有老僕哭而出，往告廷傑曰：「吾主人夜半自縊死矣。」廷傑喟然嘆。

曰：「嗟乎！君子哉！遂先我而死耶？」乃沐浴焚香，撰上烈皇帝表；又賦詩四章以見志。既畢，以素練懸梁上；既縊，練忽絕，復甦。有客持之泣，廷傑叱曰：「去！」復整衣冠，更以帛自縊死。王運宏在騰越，聞之，與劉氏子弟來治喪，既殯，復走騰越。兩人既死，沐天波使人攜印往降，可望、可望陰遣將劉文秀引兵襲永昌，執天波以歸。可望既降，天波取永昌，聞兩人死節事，驚嘆良久，將求其後官之。或言：「運宏有弟曰運宏，今在騰越，可試召之。」乃發使召運宏，衆至潞江中流，出手書一行付其僕曰：「志之！」就躍入江死。僕視其書云：「得我屍同吾兄合葬。」題曰：「夾江二王兄弟之墓。」數日，得其屍沙上，面如生，遂合葬之。可望還滇，自稱爲平東王，鑄錢曰：「興朝通寶。」營宮室，造印勅，設部寺台省侍從官，浸尋自帝矣。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每扼腕怒目相爭曰：「爾自王，誰實王之？」先是，烈皇帝之崩也，弘光帝南京未幾而敗，隆武復帝閩越，又敗。而兩粵間乃立桂王子永明王于肇慶，改元永歷。楊畏知聞之，告可望曰：「君自王滇南，衆且不服。今明天子新立廣東，君能束身歸命，當得爵土之封，衆無不服者。」可望曰：「善。」即使畏知朝行在，請王封，廷臣議不決。畏知再往返，而帝拜畏知爲學士。已而可望黨賀九義至行在，以封事與廷臣爭辯，擅殺宰相嚴起恆。畏知深自悔恨痛哭，上書論九義罪。可望怒，使其黨鄭國執畏知至，數之曰：「何負我？」畏知曰：「爾負我，我負爾耶？吾兩人始約尊明，今明室秋毫未得爾力，始約勿殺人，今且殺大臣矣！」盜賊終不可與有爲如此。一奮起搏，可望不得，乃取頭上帽擲可望面，可望益大怒，遂殺畏知。於是召九義等還，而詎言背叛，益驕蹇無忌矣。已而李定國卒破走可望，可望部卒多降明，本畏知始謀云。贊曰：吾聞永歷帝之崩也，其骨燬，且棄之於墟中。滇人相向悲泣，乃相率掘篋於墟中拾取之。軍中見之，感其意，各給以金錢，頃之錢滿篋，遂以葬其骨云。吾歎滇人之義勇如此，而先是已有此四人者，嗚呼烈矣！願楊公所爲尤極難耳，其志雖不成，而國家之祭號猶延於諸賊之手者，且十餘載焉。——而畏知已前死久矣，吾又於「奏封」一事，深嘆永歷諸臣之不能用諸賊也。

王學箕傳

王學箕，字禹疇，南直隸南陵縣諸生也。歲乙酉，大清兵下江南，學官召學箕偕諸生出應試。學箕辭曰：「以漢高祖之功而魯兩生猶不肯行，光武中興，嚴子陵猶抗節不屈。況明統三百年之久，豈可無一義士四海之大，乃不許有一頑民哉？」爲文告孔子，取諸生巾服焚之，卒不出。當是時，新令「薙髮變衣冠，不從者死，家產沒入官，妻子爲俘。」而學箕不從新令，家之人環泣反覆諫，不能，乃爲說示之曰：「吾有不足惜者三：有可已者三。以高皇帝創造之基，而破壞如是何有？於臣民之家產——不足惜者一。以先帝之英敏，大有爲而不得正其終，何有於臣民之首領？不足惜者二。皇后公主潔身殉國，以掖庭之淑姿，青宮之玉質，而淪沒賊手，何有於臣民之妻子？不足惜者三。吾雖諸生，未登仕籍，然自補弟子員，於今二十有餘載，升沉進退，如是而已——可已者一也。吾兄弟早逝，年皆不滿三十，今吾年四十餘矣——可已者二也。世有年六十七而無嗣者，今吾有三子一孫——可已者三也。昔王莽篡漢，陳咸猶用漢家祖臘，劉裕移晉，陶潛惟書義熙甲子，志存忠義，不論受爵之有無，憤協神人，遑云量力之大小哉！當是時，知縣宋朝儒貪甚，姦人劉有成者用事，因告學箕從兄某及縣人王某，不奉新令。二人急遂薙髮，且獻金以免。而有成所告，辭連學箕。縣符未下，而學箕已懷刃，將入學宮自殺。有成聞之，私念「恐遂成學箕名」，密言於知縣，寢其事。學箕遂逃山中，自號薇隱子。家困窮益甚，時時絕糧，而一介不妄取。每念故君舊國，未曾不感慨涕零也。卒之日，深衣大冠，束髮而殯，年五十有二。先是崇禎中，學箕見賊勢甚盛，行間大吏皆以招撫誤國，嘆曰：「天下事爲書生所壞！」乃輯古今名臣事略爲一書，又取左氏春秋言兵事者爲之評註。福王之卽位南京也，作中興滅賊略，而是時馬阮執國命，事無可爲。嘗論天下形勢，謂上游莫重於荆襄，唐鄧上控蜀漢，下牽吳會，小有動搖，淮海之間未得高枕而臥也。居無何，左良玉反，盡撤河淮之兵以禦之。

大清兵乘虛而下，國遂以亡，果如學箕之所料焉！

贊曰：當時守節不屈之士，得免於死者，百不能一二。而薇隱先生，獨以姦人之恐成其名而免之，得以天年終，使遇洪承疇諸人，豈有幸哉？杜子美詩曰：「喪亂死多門。」明之士民，死於飢饉，死於盜賊，死於水火，後又死於恢復，幾無子遺焉；又多以不薙髮死，此亦自古之所未有也。余是以論次先生之事，而爲之喟然三歎焉！

程之藩傳

程之藩，字鎮野，南直隸歙縣人。善擊劍，工騎射，勇力絕人。年少時，隨其父行賈於四川；至建昌，主雅州宣慰司董僕家。土司所屬深谷峻嶺，多巨木，伐之以爲利；役夫嘗數百人，必剛猛有膂力者，始勝是役。之藩遂爲之長，結以恩信，役夫無不悅服，悉聽其部署。天啓中，遼事急，徵天下兵，詔遵義土司奢崇明援遼。崇明反，其部將樊龍、樊虎，刺殺巡撫徐可求於重慶，遂引兵圍成都四十餘日。董僕引其兵來救，崇明敗走，樊龍、樊虎死。先是右布政使朱燮元守成都，徵僕兵來救，僕猶豫未決。之藩告以大義，乃發兵。之藩盡散己家貲，給餉構繕戎器，率役夫二百人以殿。之藩客蜀久，諳蜀道，導師循溝塹中潛行，而進薄賊營。崇明猶不知，倉卒接戰，大敗，遂棄甲杖走。追及，復大破之，役夫二百人戰尤力。燮元遂留之藩幕府中，委之殺賊。崇明之敗也，走歸寨自守。其黨宋榮最驍勇，之藩故嘗行賈至其寨，識宋榮。一日，諜知榮夜宴，之藩召一卒謂之曰：「詰朝爾立於孔道，高岡執黃蓋，時偃時仰如常——賊至則走。」於是身率敢死士數十人，乘夜間道抵寨，就席上斬榮首，復斬七人，擒十一人。賊衆驚，自己殺數十百人，崇明倉皇走。鷄鳴，之藩出寨，賊兵追之，望見高岡上黃蓋，以爲之藩，憊而朝食，急追之。至則執蓋者已棄去，岡虛無人——而之藩仍從間道還至軍矣。久之，賊勢且困，燮元謀招撫，使之藩入賊寨議之。既入，適疾作，臥宋榮家。榮子侍立，適一鼠方竄，榮子曰：「請爲君刎其前足。」取七首擲之，果中前足，欲以嘗之。之藩不

爲動。集諸酋長。宣天子威德。諭利害。辭氣激昂慷慨。諸酋長多聽命。卒就撫。燮元奏其功。請授官兵部。因賄不入。授遵義府都司僉事。先是萬歷間。滅楊應龍。設遵義府。置都司僉事。至是有議裁去者。故以授之。藩之藩方蒞任。卽裁去。乃入京師。候改授。日至兵部堂。陳己功。官吏索賄不得。則置不答。久之。之藩憤激。至謂讓兵部。兵部亦無以罪也。凡八年而不得請。會賊起。天下大亂。天子恐將驕卒惰。親遴選天下武勇之士。凡八年而之藩中選者六已而大閱天下將材。之藩爲首選。於是兵部叙前功。授遊擊將軍。管湖廣承天府守備事。當是時。楚地受賊禍尤劇。而承天則獻陵在焉。爲重地。之藩至承天。主兵者使守獻陵。總兵王觀光不之奇也。而巡撫余應桂奇之。嘗使援黃州。援德安。所至皆有功。將上書請破格特用。而余應桂以他事罷去。之藩還獻陵。而王觀光亦能邊將。錢中選來爲總兵。一見奇之。使爲練總。練陵上兵。一日。統兵殺賊凱歌旋。頒賞有首功而無俘獲。疑之。驗所殺多良民。乃與監紀程九萬誓於士曰。一嗣是論功行賞。俘獲第一。斬馘次之。凡有俘獲。驗係良民。卽釋之。一將士乃不敢復殺良民以冒功矣。歲己卯。巡撫方孔炤使守荊門州。之藩率所部千人往。會賊衆且至。之藩出奇計。走張獻忠數十萬人於郊外。居無何。巡按御史林鳴球將還朝。鳴球貪人也。屢從之。藩索貨不入。心嫌之。之藩又嘗發其私人賂罪。鳴球瀕行。屬巡撫宋一鶴。巡撫汪承詔斥逐之。兩人不肯。且爲左右之甚力。而適兵部以前後所上軍功。陞廣東香山參將。之藩貧無道路費。乃子身之香山。而留妻子於承天。林鳴球在朝。嗾言官誣奏其罪。於是先繫之藩妻子於獄。而移文廣東逮之藩。比之藩至承天。而妻子已幽死於獄中矣。巡撫巡按鞠之。無一實。乃上書白其冤。是爲崇禎十五年也。明年李自成破承天。錢中選遇害。餘兵五百人無所屬。而之藩已失官。益困。土人供其饘粥。五百人者。故之藩所練。且屢從殺賊。乃奏之藩爲帥。受約束。明年李自成陷京師。帝崩。福王卽位於南京。是時全楚皆爲賊據。之藩率兵陸行七百餘里。至漢川。將渡江而南。會賊至。之藩兵少食匱。驟與之遇。大戰。遂與五百人俱歿。年五十六。土人收其屍瘞之。豎碑其上曰。「程老將墳」。楚人過其地者。見碑皆指曰。「此程老

將填也！多爲流涕。

贊曰：嗚呼！古人有言曰：「亡國之臣貪於財，豈不信夫？有明之季，內外諸臣之貪黷甚矣！卒之君死國亡，而己之身家亦多糜碎，其金錢竟安歸哉？之藩以貧故，始見抑於兵部，繼受挫於御史。此之兵部御史何以異於張獻忠、李自成？羣盜滿朝，國欲不亡得乎？吾聞之藩廉介，不以貧故易其節，巡撫余應桂嘗發獄訟七十二事於之藩，使之決，稍受金，可得萬兩以助軍資。而之藩虛心平反，無一金入者，應桂嗟異之。而承天小民有獄，往往不肯就有司訊，而願質之於之藩。嗚呼！之藩固非獨忠勇絕人也，使爲文吏，豈至貪以亡國哉？」

方舟傳

方舟，字百川，江南桐城人。遷江寧府，入上元縣學，爲諸生。幼受業於其父逸巢先生，年十四五，盡通六經諸史及百家之書。貫穿融會，發揮爲義理之文，窮微闡幽，務明其所以然之故。當舟之世，天下文章靡矣！——舟獨掃除時習，而取法於古。深思自得，無所依傍，自成一家之言。由是舟之文章名天下。舟與其弟苞皆好學，日閉戶謝絕人事，相與窮天人性命之故。古今治亂之源，義利邪正之辯，用以立身行己，而以其緒餘著之於文，互相質正。有一字之未安，不敢以示世。意度波瀾，各有其造極。人以比之眉山蘇氏兄弟云。舟天性醇篤，孝於其親，既長，不異孺慕。逸巢先生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其先意承志如此。舟厭時俗齷齪，以名節自砥礪，謹法度，慎交遊，而留意經世之學。平生所爲經畫區處，悉中肯綮，而性恬淡不慕富貴。其所與友善，如高淳張自超、江寧龔纓、同縣戴名世、劉捷數人，而金陵風物甚美，花草妍麗，城之西北尤多園林之勝。嘗曰：「吾讀書之暇，輒與此數人者，挈榼而往，盡醉而歸，以此終吾世足矣！」舟少有嘔血之疾，壬午遊京師，疾復作，尋歸。踰二年卒，年三十七。舟臨卒時，自取其文稿燒之，今行世者僅六十餘篇。

贊曰：百川嘗謂余曰：「天之生君子，卽有小人亦猶父母之生子，有才有不才也。父母卽惡其子之不才，而有人焉爲之掩匿覆蓋，其必心喜；有人焉數其惡而暴其狀，無纖悉之遺焉，在父母之心，必有甚怒而不樂者。——天之於小人也亦然。吾與子所刺譏，悉中小人之疾，欲天之喜而勿怒得乎？」余之困甚於百川，而百川且不永其年以卒，然則百川所言，其果信而非激者矣！

李月桂家傳

李月桂，字含馨，瀋陽人也。其先世出隴西，至明之中葉遷瀋陽，遂爲瀋陽人。月桂生三歲而孤，其大父撫之以至於成人，嘗以謂人曰：「吾後當有興者，其在斯兒乎？」年二十一，貢於禮部，起家知忻州。是爲順治某年也。當是時，山西兵起，屢創而不散，忻尤爲用兵之衝。忻有三村，曰部落，曰郝索，曰解原，戶口凡數千。先是三村皆大亂，亂稍定，是二校入村中掠婦女，村人執而殺之。主帥以爲討，兵發有日矣。君知主其謀者監司也，往謁之曰：「聞將屠三村，有諸？」監司曰：「然。」君曰：「兵戈甫息，人心猶瞻顧徬徨，今以小釁而殺無辜之人，恐三晉自此多事矣。况二校以淫掠而死，曲不在民。」監司無以答，徐曰：「此主兵者之意也，余何能爲？」君乃入軍中，以利害告其主帥，事乃解。他嘗君巡行郊外，老幼擁馬首拜而呼曰：「使君活我！」久之，守平陽府。先是平陽屢經兵火，民不得耕作，逋賦至七十餘萬。君奏記上官，請上疏蠲除，同官者皆以爲難。君曰：「吾不忍民之死於敲撲也，豈可預料其事之難濟而遂止乎？」再三言其利害，上官亦心動，遂以民困入告，得旨報可。守平陽五年，遷河東運使。君凡三視鹺政，最先河東，次兩淮，次兩浙，皆能相商人之輕重緩急，而次第布之，不爲一切，而已陞關西參政。先是秦中數有警，郡縣多宿重兵，事既定，有詔「滿洲諸營俱撤回京師」，夫役車騾俱取給於民，絡繹不休。又橫索金錢，人不堪命。君每親往部署，有不馴者，必屬其主帥嚴治之。軍士稍稍斂戢，秦楚之間，用兵累年，不得休息，詔